

红旗指路

演唱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红 旗 指 路

(演唱集)

齐齐哈尔市群众艺术馆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74年·哈尔滨

1021

061

红 旗 指 路

(演唱集)

齐齐哈尔市群众艺术馆 编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25/16 · 字数 46,000

1974 年 3 月第 1 版 197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 10093·51

定价: 0.16 元

目 录

百炼成钢(唱词).....	果 重	(1)
新车传友谊(数来宝).....	杨 杰	(7)
看姑娘(山东快书).....	刘俊武	(20)
一截线头(故事剧).....	孙兴仁	(29)
红旗指路(独幕话剧).....	林宝贵、马明途	(38)
让 车(独幕话剧).....	常 青	(47)
丰收以后(小戏曲).....	李晓达	(63)

百炼成钢 (唱 词)

果 重

红旗飘飘舞东风，
革命熔炉火正红。
炼钢工人姚振举，
工业战线一英雄。
解放前，姚振举吃尽黄连苦，
解放后，成了新中国第一代炼钢工。
跟着党，掏尽红心干革命，
为人民，奋发图强立新功。
入党后，阶级立场更坚定，
永向前，朝气蓬勃干劲增。
“鞍钢宪法”指方向，
伟大号召照前程。
铁人是他的好榜样，
誓为祖国争光荣。
多炼快炼优质钢，
哪里艰苦他向哪里冲。
磨秃了钢锹多少把，
用断的钢钎数不清。
钢花飞舞，伴随他的喜悦，
炉火熊熊，含有他的热情，

钢水奔流，渗透他的心血，
钢锭耸立，抒发他的豪情。
他刻苦攻读马列、毛主席著作，
心明眼亮两条路线分得清。
出席了省、市群英会，
继续革命永不停。
在车间当主任联系群众，
发扬了工人阶级的好作风。
老姚的英雄事迹说不尽，
唱一段堵漏夺钢“三次冲锋”。
这一天老姚夜班来劳动，
带领大家忙不停。
那一炉出完钢水去铸锭，
这一炉炽白的钢水又沸腾。
老姚挥钎战炉前，
取样化验看分明：
钢水质量合标准，
出钢只待一刻钟。
老姚他关键时刻更加仔细，
跑前跑后查炉情。
突然间他发现炉体出了故障，
提高嗓门喊一声：

(白)同志们，不好！

炉体有一处眼看被烧透，
严重的跑钢事故要发生。

姚师傅指挥大家做准备，
刹时间炉体穿了个大窟窿。
钢水四溅烟雾起，
炉台的钢板全烫红。
漏洞不断在扩大，
钢水咆哮象蛟龙。
老姚想：
要想打好补漏夺钢这一仗，
必须要机智果敢镇定从容。
他命令大家闪到安全地，
一个人抱起耐火泥团向前冲。
同志们忽地跟他往前闯，
姚师傅飞身钻进火海中。
那钢水张牙舞爪身上扑，
真比那饿虎下山还要凶。
老姚浑身起了火，
钢水喷射刺得眼难睁。
找不准漏洞在哪里，
第一次冲锋没成功。
同志们扑灭老姚身上火，
一个个出谋划策战险情。
姚振举皮肤烫伤不怕痛，
眼看跑钢他心疼。
他牙齿咬得嘎崩响，
急得两眼冒火星。

他想这炉体漏洞若是堵不住，

停了产国家计划怎完成！？

同志们你争我抢都要上，

老姚他紧紧拉住不答应。

他把那炼钢炉台当战场，

第二番抱起泥团往上冲。

就象英雄黄继光，

枪林弹雨挺着胸！

钢水火舌向上窜，

石棉衣罩也难撑。

烟火遮路老姚师傅被绊倒，

同志们为救老姚一齐往前拥。

蓦地间但见老姚腾身起，

就象那暴风雨中一雄鹰。

怎奈那耐火泥团落在地，

他这才回头准备再冲锋。

同志们磨拳擦掌争着要上，

一个个精神抖擞虎跃龙腾。

(白)我是老工人，我去！

我是青年工人，我去！

我是共青团员，我去！

不！我是共产党员，还是我去！

老姚说：

我虽然两次没上去，

漏洞的情况全摸清，

只要头部保护好，
三次冲锋准成功。
同志们一听受启发，
叫小李跟随把钢板擎。
老姚他抱起耐火泥，
两个人一块往前冲！
几个箭步到炉前，
紧紧堵住大窟窿。
脚下烈火炙人面，
千度高温烤前胸。
这时候，
火光闪闪照雄姿，
鼓风机隆隆唱英雄。
同志们无不受感动，
热泪滚滚喊出声：
姚师傅快撤出，我来换你！
老姚说，争分秒时间不容。
“同志们，做好准备，马上出钢！”
这声音叱咤风云震长空。
一瞬间出钢钟声当当响，
只见那钢水滚滚似金龙。
堵漏夺钢把奇迹创，
欢笑的钢水在同志们心中沸腾。
姚振举就是优质钢，
铿锵作响放光明。

同志们围住老姚多亲切，
这才是炉红人红心更红。
工人们纷纷表示学习姚振举，
为祖国多炼好钢要再立新功。
炼钢工人多壮举，
凯歌阵阵赞英雄。

新车传友谊 (数来宝)

杨 杰

甲：旭日东升金光照，
山山水水齐欢笑。
五星红旗迎风飘，
凯歌阵阵冲云霄。
礼花飞舞腾空起，
四海之内存知己。
胜利的喜报到处见，
我先唱唱一条线。

乙：别唱了。
跃进的凯歌千千万，
干嘛非唱一条线。

甲：哎！这条线可实在长，

乙：多长？

甲：一下子跨过印度洋！

乙：嗨，这么长的线可从未见，您是不是在把我骗？

甲：哪能呢。这条线可不一般，
动人的事迹还在里边。

乙：这条线还真奥妙，
快请您给我详细做介绍。

甲：这条线它把国际主义来贯穿，

革命友谊谱新篇。

乙：噢，原来是条红色线，
请您说它个千千万。

甲：要说我也说不多，
我的工作造火车。

乙：啊！您是铁路员工，
您说的是不是铁路修得特别长？

甲：不对！
您在哪儿看见过铁路跨海洋？

乙：没见过。

甲：就是呀，
叫同志您可别着急，
要听得听我从头给您说详细。

乙：行！

甲：那年我大学毕业进工厂
入厂就听火车响。

乙：铁路工厂把火车造，
这不用您详细做介绍。

甲：那一天领导带领我们参观了各种车，
然后我就被分配到了设计科。

乙：这回咱俩干的工作可差点，

甲：您是……

乙：我搜集材料编快板。

甲：瞎！挨得上吗？

我入厂工作二年半，

在革命熔炉受锻炼，
我师傅对我培养又帮助，
才使我有了一点小进步。

乙：您师傅是谁？

甲：我的师傅他姓韩，
造火车已经四十年。
韩师傅是位老党员，
我们厂的老模范。
他是位工人提拔的工程师，
为革命搞设计使车辆不断换新姿……

乙：噢！韩师傅我知道，
他的事迹常登报。
虽然他现在已年迈，，
还几次出国去援外。

甲：对！那年我国正援助非洲人民修铁路，
韩师傅和我被调到援外工程处。
我们组成了三结合的设计组，
组长就是我师傅韩国福。
这个组里也有我。

乙：那还用说嘛。

甲：我们坐上轮船哗的一声出了国。

乙：好哇！

甲：我在船上睡一觉，
睁眼一看非洲到。

乙：能那么快吗？

甲：这么说是省时间，
其实要走十几天。

乙：噢！

甲：我到非洲一看真不错，
就是这儿有点热。

乙：非洲的地理位置是热带，
常年头顶太阳晒。

甲：我站在甲板呆一会儿
呆着呆着流眼泪儿

乙：把您热哭了？

甲：哪呀。
我们的轮船一靠岸，
欢迎的人群一大片，
欢声雷动歌声响，
我当时激动得热泪滴！

乙：您这是太激动了。

甲：在和非洲兄弟共同战斗的岁月里，
相互关怀真没比。
有一天天气特别热，
韩师傅带我们到车站去装货。
我一看货场人真多，
工人们正在装货车。
干了一会我有发现，

乙：您看到什么啦？

甲：人在这里能出汗。

乙：嗜！废话。

甲：韩师傅说非得把汗来出透，

不然就不能亲身有感受。

他说完就把货物搬，

我也把货包扛在肩。

我喘着气，张着嘴，

大汗如雨象自来水。

乙：哎！运货上车有工具，

怎么装车这么费力？

甲：因为各国造的货车规格不统一，

车门高来站台低。

乙：噢，车门和站台高度不一样，

机械工具全用不上！

甲：我正扛货上车门，

这时跑来一位非洲老工人。

他一把拉着我的手，

激动得半天没开口。

经过翻译一介绍，

他说的意思我才知道。

原来他就在运货组，

名字叫做阿西姆。

乙：噢，阿西姆。

甲：他说中国为非洲修铁路，

餐风饮雨露天住，

为我们非洲人民来造福，

中国朋友不知吃了多少苦。
这里的天气这么热，
哪能让你们来装货！
汗水把衣服全湿透，
我看了心里太不好受，
我阿西姆活了五十八，
第一次见到你们这样的好专家。
中国人民对我们这样亲，
真是远隔重洋心连心。
阿西姆老人感动得流下泪，
直劲儿地高呼毛主席万万岁！
他说面对你们的支援，
回想起帝国主义在非洲这些年：
他们瓜分非洲似恶虎，
哪管非洲人民的饥和苦。

乙：殖民主义在非洲，
欠下了非洲人民多少血债多少仇！

甲：阿西姆说：
你看那帝国主义造的车，
给我们带来的困难特别多。
他们三天两天一变样，
可车门和站台的高度总也对不上。
阿西姆老人这番话，
对我教育特别大。
韩师傅激动地对我说，

咱们一定要给非洲人民造出理想的新货车！

乙：对！我们为非洲人民造货车修铁路，
这是国际主义的光荣义务。

甲：回国后根据我们在非洲的考察材料看，
设计上面有困难。
援外车体要降低，

乙：多少？

甲：按毫米计算是一百一。

乙：就这么点！

甲：您别看这个数字小，
设计工艺不好搞。

乙：这个设计很简单，
不就是下移一条线？

甲：可这条线要是一改动，
原来的工艺都不能用。

乙：既然困难这么大，
我劝你干脆就别改啦！

甲：唉，我们支援非洲人民的革命斗争，
您怎么在这儿吹冷风？！

乙：我的话还没说完，
您得让我发完言。
援外车体要降低，
我有个办法最容易，
把站台加高两块砖，
这比造车多简单！